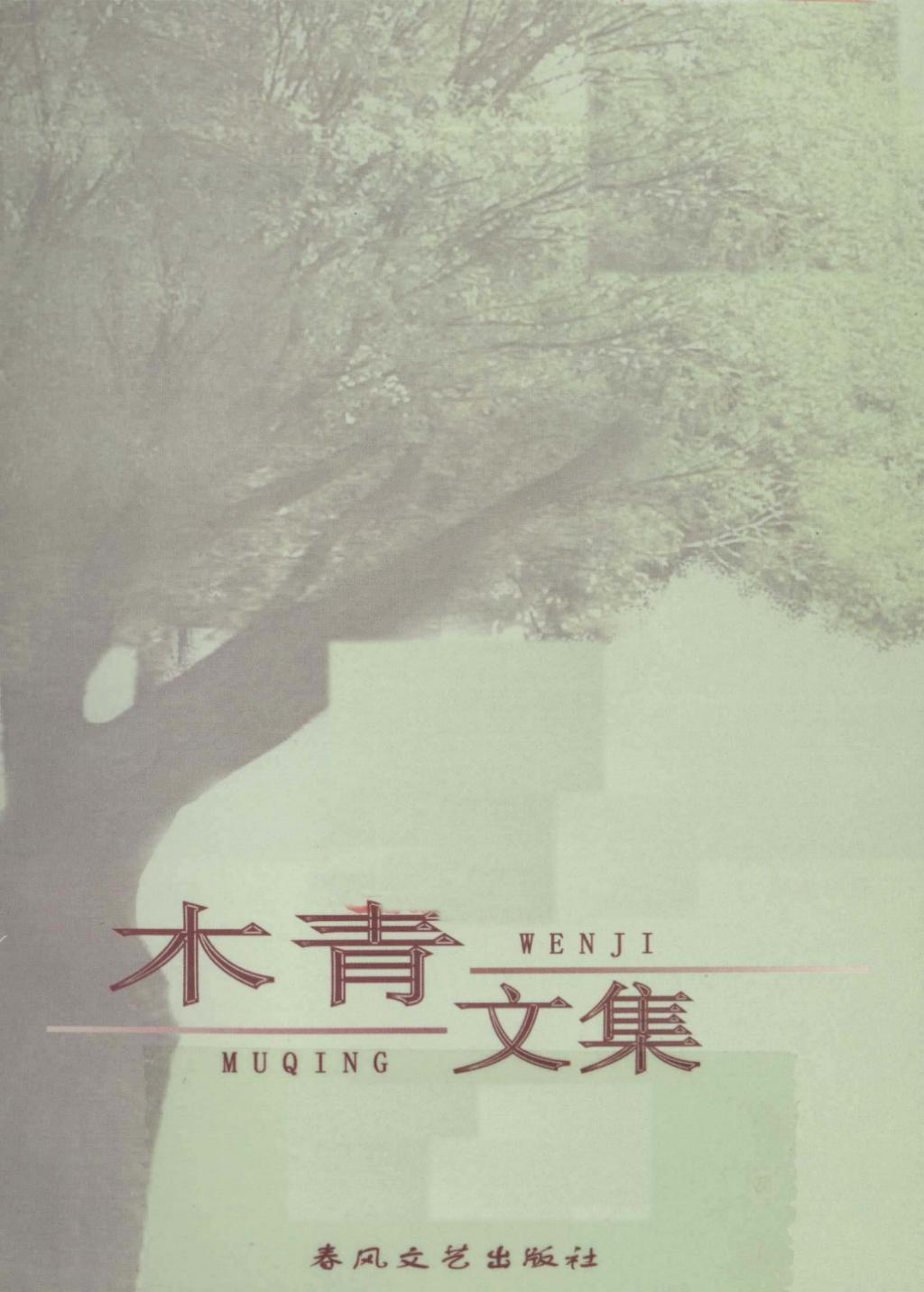




散 文 卷

木青 WEN JI
文集 M U Q I N G

春风文艺出版社



木青文集

MUQING WENJI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绵绵情丝

开江思絮	3
江海天界	8
瀑布精灵	15
祖国，你早	18
海的联想	22
黑土地性格	26
中国水仙	32
白菜花	35
萝卜花	38
九月看花	40
年花	44
十月赏菊	47
芦苇天地	50
雪	54
别一种情话	58
你从昨天来	61
国色天香又一春	68
随团旅游	71

别情	74
腊月天	78
梦幻反应	81
南湖忆念	85
多梦夜晚	91
赶庙会	95
母亲之所爱	99
父亲之所求	103
无名者泪	107
记忆中的小河	111
祭大姐	116
心上的江	120
美的诱惑	123
英灵不散的岛	129
不沉的网	133
燕子来去	136
讷漠尔情思	143
过嫩江	148
采艾蒿	151
我爱你，万亩松林	154
驱不散的童子情	158
童心与“啃得鸡”	167
秀芳独闯美国	172
绿阴	178
生日，绿的联想	180
记忆的枫叶	182
我的湖	187

三友京城立事	190
从远古流来的河	193
可怕的苍茫与恐惧	197
黑色年头的记忆影子	201
一个“情”字了得	205
我家的老房子	209
我想给倪萍写封信	214
老年童趣	218
干炸丸子	221
香酥鸡	224
说蛇	227
老榆树	233
护照	238
我的雷锋情结	242
我的母校	245
美哉，中国印	250
有这样一个“抄袭者”	253
学生与先生的林小安	256
东北人	260

生活拾零

月落情	275
品茶 修庙	279
背篓上的湘西	284
芙蓉镇边猛洞河	287
游桃花源	291
仙气缥缈张家界	295

阳光最多的地方	299
情感的分量	305
永远的新开河	309
哈拉新村美如画	313
三叶草	318
难忘的晚宴	321
《五爱街》人今何在	324

七言八语

“能力与关系”说	331
文明的饥渴	335
读不懂的“学问”	338
幽默潇洒与健康	341
酒歌	344
说胖	347
“帮作家”析	350
呼唤爱心	353
当鼓学风	356
闲说“作家”	359
文主正气	362
男人要“尊严”说	364
从书记批示说开去	367
说“执法认真”	370
“搭车”占便宜	373
指鹿为马者戒	376
我是怎样“炼”自己的	381
人民给我天职	386

我爱买国货	393
呼唤绿色	396
“绿色盆地”的悲哀	402
青春的寄托	406

异国行踪

“五·九”胜利节	411
进国门	413
中国餐馆	415
“幻想作家”的联欢	417
阿尔泰，绿色牧场	424
贝加尔观日	427
留日生小娟	430
环境与人	435
人性·人情	438
看棒球赛	442
日本人的节奏	445
友好使者山口先生	449
一颗永不陨落的诗星	456
飞向艺术国度	458
挚情不老	463
灰色与亮色	468
我视线里的鸽子	473
热闹的跳蚤市场	478

文友情

敬慕马加	483
------------	-----

思念申蔚大姐	485
被中断的歌声	488
他是一座碧绿的山	492
我崇敬的散文大家碧野	495
永远的李劫夫	500
哭金锡盛	510
留下美名在人间	515
记我热爱的孙犁	520
我见过的叶圣陶老	524
老作家、信鸽和国画	528
单复印象	532
痛悼秦牧	536
我与浩然	539
一片至情平湖似	543
忆梁斌	548
美国来函	551
留得真情慰后人	555
愿借人间一支笔	559
怀念刘亚舟	563
寻根之旅	568
忆安波	572
哭加林	577
深情的你	580
思念挚友胡景芳	582

绵绵情丝

开江思絮

—

早春的南风，生性快乐调皮，喜欢敲打封闭的门窗，撩拨枝头上的桃杏花，土皮儿下的嫩草芽……我的北大荒，或许脾气过于粗犷，或许冬天的身躯过于沉重，或许乖南风还不足以掀开它的门帘，反正，阳春三月还在猫冬。

这一天，一封裹着冬春两季气息的快信飞到我这游子手中，内文简洁有如电文：“老师，赶快来看嫩江口开江。据老辈人观象，今年定有好戏大戏！”下边落款儿是一群熟悉的家乡文学青年。

我大喜过望，仿佛真有什么春姑娘猛敲我们，催促快快出来看热闹哩！

意识的流动把我推回到一九四六年春，当地称“胡子”的光复军，为躲避人民自卫军的铁围，拟第二天凌晨偷过嫩江逃跑。岂料，天不作美，睁眼看，原本冰封死死的大江面，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化了，那冰大板上无声的清流，有如

巨人苏醒，身上活跃着条条血管脉络，别说人马难踏上，恐怕纵有钢铁战舰也难穿到对岸了。我曾在长篇小说《匪患世界》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武开江：“一夜南风，硬是把西郊葫芦头江面吹裂了，仿佛一颗大炸弹，从江底轰然炸开。从上游汹涌而下的江溜子，以巨大无比的力，推起一米左右厚的冰排，拱起，撞击，有如一串无限长的鞭炮，发出连续性的轰鸣，转瞬间，整个沉睡的大江都动了起来，惊天动地，势不可挡……”这就是我童年的印象。呵呵！我多想再寻一次童年的记忆，再感受一次壮阔无比充满时代气息的开江奇观啊！

于是，不顾家人阻拦，我去了。

一路之上，我心里打鼓，不知这次开江是文开还是武开。文开，慢条斯理地化，化薄了冰，裂开，撞碎，随江溜子冲走；武开，如上述那种，突然爆发，巨大的江溜子拥着厚冰越鼓越高，倘若下游不开，水受阻，上岸，就是水患。过去听天由命，如今可用飞机炸，大炮轰，把下游冰大板掀开，水畅其流！

二

到达目的地，已是第二天黄昏时分。西边旷野，红得发紫的夕阳，酷似烧荒火。东南强风，吹得刚刚泛绿的树木，一顺水向西北倾斜。温柔的南风，到这儿也改了性子，成了集束型的，像几股拧成一股，虽还叫“春姑娘”，却少了妩媚，调皮，多了倔强，泼辣。我暗笑，风也因地制宜，似乎不这样便不能请走北大荒的冬天。此时，那些邀我看开江的文友们，也已整装待发，身着红黄蓝白相间的运动衫，俨然

即将出发的探险队。并备好了帐篷、食品、罐头、饮料。看得出，真要折腾一番了。这使人联想到现实的“改革大潮”和现实的文学创作，平静中藏着风浪，焦灼中蕴着突破。此举，实在是打破平静生活，净化灵魂，刺激奋进的好方式。我则还有另一层心思——为安葬在大江陡岸上的父母扫墓。父亲为革命献出一生，母亲为儿女操劳一世，他们都渴望后人活得更好。这便是儿女把老人安葬在江岸上的本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天清晨，大红太阳刚在油黑土地尽头露脸儿，我们这些性急的，过惯了平淡生活极想有所作为有所突破的作者，在一阵热烈的鞭炮声中出发了，好不壮行！

三

人称嫩江口的地方，是从大兴安岭下来的多股江流的汇合点，说它嫩，就嫩在始终生龙活虎，呼啸不止上。

去冬奇寒，冰厚七尺。想必那如潜艇般上吨重的“江怪”，当地人称“怀头”的大鱼，就在这水深莫测的江底冬眠。眼下，由于寒暖气流搏斗，寒流败北，从南边下来的斗得性起的暖流，正以十倍的强力，摧毁着所有冬天的痕迹，于是，江面上出现了闪光而跃动的水珠，水流。然而，代表冬天的厚冰，仍顽固地封着江面。那从上游大兴安岭融化的雪水，冰水，与各大小不等的溪流结成联盟，并在发狂的春风鼓动下，一股脑儿冲进这江口。哈！真真是一副惊天地动鬼神的奇景！我们站在江岸高岗上，任风吹掠衣襟，尤其风衣，成了猎猎抖动的旗。每双惊异的眼睛，都聚拢在江面那春与冬较量的舞台。

不知谁冒喊一嗓子：“武开江！武开江——”

这“武开江”三个字，有如电闪雷鸣，划过混混沌沌的江口天地。

我浑身顿起一层鸡皮疙瘩，头发根儿发炸！好像一场大事件即将发生。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发酸的眼睛在盯盯地瞧着江面每一细微变化，以免造成终生遗憾。

春风春水仍在疯狂地冲击！冲击！

我脑中瞬间闪过战场上攻坚的场面——飞机空袭，大炮轰鸣，千军万马铺天盖地猛扑；也闪过传说中的龙虎斗——两强卷着阴冷的风声雨声跳涧厮打，山崩地裂，碰着什么碎，什么像打雷……我平生头回感到换季也有如此残酷的搏斗，感到“春姑娘”在占领最后阵地时的果敢与气势！但见江面微微隆起，跟着，便是一声摇天撼地的爆炸声，紧随其后的是一连串“嘎啦啦”响动，有如一队鬼怪式轰炸机掠过天空，眼看那汹涌的水溜子溢出了江槽……我们这些观战者好像突然被眼前发生的事情惊呆了，非但没往后退还有往前上的架势。果然，那张罗此事的挂帅小伙，冷丁纵身一跃，跳下高岗，向水边奔去。我们也如梦初醒，身不由己地跟了上去，抓起帽子，脱掉外衣，在头顶挥舞，“啊——开江了，开江了——”随着喊声，我们的心胸，头上的天空……也跟着开了，开了，现出明媚的大好春光！

古老又年轻，沉睡又活跃的嫩江，被春天唤醒了，推动了。

啊，嫩江！啊，春风！啊，蕴含着巨大力的嫩江与春风啊！

我攥住家乡文友们的手，用力摇着，这“情”是深远

的，感谢他们也为我吹开了冻结的头脑，看到一个充满无限生机和灿烂春光的世界。

我想，安息于远处岗上的父母，也会因俯瞰到这激越人心的场面而期望儿女们奋进的吧！

江海天界

—

我是循着家乡小溪汇入母亲河长江的。

伏尔加、密西西比……我没见过，难说其风貌，我只知我的母亲河从格拉丹冬雪山起步后，便与苦难相伴，一路之上，不断拉扯大小江河儿女的手臂，哪怕蹦跳戏耍的泉水，呼号咆哮，劈山排障，灌溉良田，哺育中华……她常为所见不平而发怒，也常为气象万千而柔顺，然而发怒与柔顺都是爱的形式。母亲河不断奔跑着，呼这个喊那个，直到南通——这个往南即通大海的地方，似乎真的累了，稍稍撒开已被她拉扯得疲惫而顺从的儿女们，一起相视微笑，现出几分欣慰，继而是四肢放松，仰脸喘息，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大水缓缓地漫开，有如海洋，无边无际。

黄昏，西天喷吐着艳红的火云，静谧而安详，连海鸥也收拢了坚强的翅膀。我站在岸边，依稀听见一个尖细的童音

在和一个浑厚的声音对话：

“我们干吗还要入海呢？这里不是已够舒适的了吗？”

“为贪图舒适而止步，就等于灭亡。大海也不是终极，说不定还要回到格拉丹冬雪山去……”

“我可不是从格拉丹冬来。”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

“还有我，也不是……”

母亲河舒展着疲惫的身躯，与儿女尽享天伦之乐，述说着奔波的苦乐故事。

这些水的精灵，有如仰泳，飘飘呼呼，滞滞扭扭游向入海口。突然，就像要告别家乡那样，涛声大作，如捶胸顿足号啕恸哭，充满依恋之情……唔！这里才算得上浩大的水域，鸥鸟翩翩，渔船点点。在他们身后，留下一片依恋的痕迹——黑淤的入海滩涂。我和生长在这里并已熟悉母亲河入海情景的男女老幼，像为亲人壮行般在滩涂上奔跑着，追趕着，欢叫着，不过没有悲伤只有豪情。那一群群孩子，却携着竹筐在撒欢儿似的寻拾母亲河临别留下的“宝贝”。而我，只盯着黑色的海涂的尽头，但见远方翻起一排排像小白鱼儿样的浪花，这浪花一点点长大，长大，转瞬间，变成了涌，仿佛在回眸张望招手。而在那黄的江水蓝的海水相接处，却陡然地或说亘古不变地出现一条线，一条江海天界！

这是母亲为儿女回归留下的子母线。

至此，我方明白，为什么入海的刹那会那般动情，那般撕心裂肺，原来是亲情难离故土难舍呀！